

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并
至乃引兵走即鄒淵于永豐瀛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董
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
時實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實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而
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
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孟王
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
國公十一月進屯潮陽縣十二月趨南嶺元帥張弘範兵濟潮
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兵皆頓首伏草莽天
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送至潮陽
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
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

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未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
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
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拯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
其死而貳其心乎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
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
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材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
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
得以黃冠歸故鄉它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
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
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
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

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蕞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楊震一門死節 宋史

楊震字震仲幼主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希協力戰守震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希一以委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震麾兵巷戰抵暮增築月城比旦城復完策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震赴水死妻妾奔救無及遂皆死

黃剛中倚柵 宋史

黃介字剛中意氣卓越喜兵法家居帥鄉民登龍安山為保聚計幼主德祐元年北兵至若衆奔潰介堅守不去且射且詬面中六矢不為動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蝟面頸復中十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及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州里稱為黃孝子

劉子薦死義 宋史

劉子薦廣西經畧司檄為參議官宋幼主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至靜江權經畧使馬堅遣子薦提兵藥弩守城東門勢不支時幼主已入燕子薦取笏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瘞之語左右曰事急不可為吾有以死守或諷子薦遁去子薦曰死事義也何以遁為竟死之

應龍與妻縊死 宋史

宋應龍者儒生通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為諮議官寓泰州幼主德祐二年六月甲寅大兵至泰州裨校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門迎降應龍與其妻自縊於圍中

張世傑溺海 宋史

張世傑為呂文德小校大軍至獨松關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

為保康軍節度使幼主德祐中大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未幾兵至阜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為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益王昴為主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道大軍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既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經歷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軍中不遣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徙硃洲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四月益王昴王昀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以硃洲不可居徙王新會之厓山八月發瓊州粟以給軍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曷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

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
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水砦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
張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海
水飲之海鹹飲即嘔世兵大困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
且富貴但為主死不移耳弘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乃斷維以
十餘艦奪港去後還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其將方遇龍等
四十餘人世傑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
溺死

陸秀夫赴海 宋史

陸秀夫字君實度宗時稍長從其鄉二孟先生學孟之門徒恒
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後為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
就而反幼主德祐中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

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
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
奴母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
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慟者王以驚疾殂群臣皆
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
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
不可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以與世傑不
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
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
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二月
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

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

陳文龍不食 宋史

陳文龍字君賁能文章負氣節幼主時益王稱制于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文龍為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黃恠前守漳有恩信辟為參謀官按兵泉州使恠入招撫之恠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石手軍不滿千大兵來攻不克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且導兵至城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通邪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

李成大父子死節 宋史

李成大字實夫幼主德祐初知金壇縣北兵至與寄居官潘大

同大本率民兵巷戰不勝大同兄弟死之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卒殺之事聞贈朝散大夫直祕閣謚忠節

陶居仁死節有異 宋史

陶居仁太平之蕪湖人以行義聞州里幼主德祐間仕為鎮江錄事參軍北兵攻鎮江守臣洪起畏遁統制官石祖忠舉城降居仁見執抑使降居仁曰吾固知曆數窮而世運更也詎可失忠義求苟生邪得以死報朝廷夫何憾竟不屈遂見殺大帥至聞居仁死時語歎噴之為棺斂使人護以還其家涕流數百里不時頃至人皆異之鄉人為立祠

趙淮告揚勿降見殺 宋史

趙淮丞相葵之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幼主德祐中戍銀樹填兵敗與其妾俱被執至瓜洲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陽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百母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屍江濱

徐道隆父子俱死 宋史

徐道隆字伯謙父煥知南雄道隆以任入官累官潭州判官權知全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奏辟道隆為參議官立信遷兵部尚書道隆與賓客十許人俱去江陵趙孟博為制置使以道隆參其軍事遂為提點刑獄時文天祥既去平江潰卒四出為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旨令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于市牛監軍遁范文虎程鵬飛管景模俱遣書誘降道隆焚書斬使大兵至臨平皋亭山令間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由

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即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淳既縊死幼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道隆江陵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槍槊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艦內間守者少急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脫歸者言於朝命贈官賜謚厚恤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越三日宋亡

張鏜求死 宋史

張鏜字聲甫右僕射魏公浚之後也幼主時益王立詔天下勤王鏜起兵衡山移檄安化新化諸獠得民兵數千文天祥帥師出嶺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執行省參政崔斌欲降之鏜罵曰紹興至今百五十年天下乃我祖魏公所收拾撐拓者今日降而死何以見魏公地下斌曰不必言降第存汝於此可乎鏜曰不降何以得存斌命述起兵本末鏜奮筆斥罵千百言斌怒殺

之

張世傑負宋主入海 宋史

張世傑幼主時為樞密副使元兵至挾二王航海益王顯祖又立衛王昺為主世傑以舟師碇海中綦結巨艦千餘艘中艙外舳舄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居昺其中大軍攻之艦堅不動又以舟載茅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爇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隆已卯都統張達以夜龍大軍營亡失其衆發味有黑風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張弘範攻其南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戰俄有一舟檣旗什諸舟之檣旗遂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潰翟國秀及團練使劉俊等解甲降大軍至中軍會暮且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

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餘舟奪港而去及昺投海中而世傑亦自溺死

王仙斷元 宋史

王仙蜀都統也幼主時守涪州北兵攻圍無虛日勢援絕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元不殊以兩手自摘其首墜死

謝臯剖心 宋史

謝臯幼主時為鎮撫統制官李成陷虢州欲降之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林空齋就死 宋史

林空齋舉進士歷知縣解官家居益王立張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黃必大劉仝祖即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時王積翁以福安送款世傑然實密約北兵兵至屠永福必大全祖

等走它邑空齋盛服坐堂上嚙指血書壁云生為忠義臣死為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為爾諸君何為者自古皆有死哉見執不屈而死

蕭明哲罵敵而死 宋史

蕭明哲字元甫性剛有膽氣明大節少舉進士幼主時文天祥開府汀州辟充督幹架閣監軍師出嶺明哲以贛縣民義復萬安連結諸若拒守兵敗被執不屈死於隆興臨刑大罵不絕口聞者壯之

劉沐父子死即 宋史

劉沐字淵伯廬陵人文天祥鄰曲也少相狎暱天祥好奕與沐對奕窮思忘日夜以為常幼主時天祥赴兵辟補宣教郎督府機宜暨天祥出使沐領兵還天祥歸開府南劍沐收部曲來會

改授太府寺簿專將一軍為督府親衛會空坑兵敗被執至豫章父子同日死焉仲子死亂兵季子復從天祥死嶺南當時江西忠義皆沐所號

陸秀夫負宋衛王入海 宋史

陸秀夫為宋衛王昺左丞相從王以舟師於海中戰不勝將士劉俊等俱解甲降大軍至中軍會暮風雨昏霧四塞餘舟奪港而去秀夫走衛王舟王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負昺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餘萬人

王士敏題裾 宋史

王士敏者慷慨不撓幼主德祐末北軍至境被執題其裾云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為腥血汚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歎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

劉士昭死國 宋史

劉士昭嘗為緘工幼主德祐末北軍至境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敗血指書帛云生為宋民死為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經死

徐應鑣父子投井 元史

徐應鑣宋幼主時為太學生至元十三年正月右丞相伯顏將兵至臨安幼主太后赴大都伯顏令董文炳唆都發宋隨朝文士劉褒然及三學諸生赴京師太學生徐應鑣父子四人同赴井死

陳瓚城破巷戰而死 元史

陳瓚宋幼主時知興化軍元將元帥唆都攻其城瓚乞降復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兩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

戰終日斬首三萬餘級獲瓚支解以徇

李伯溫刺心 元史

李伯溫仕太祖行平陽元帥府事鎮青龍堡專任東征知平陽已陷弟守忠被執驍勇拒守久之金人盡銳來攻守卒夜多遁去李成開水門道敵入伯溫登堞樓謂左右曰吾兄弟仗節擁麾受方面之寄今不幸失利當以死報國吾弟已被執我不可再辱汝等宜自逃生士卒皆猶豫不忍去伯溫即拔劍殺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刺心而死金人登樓見伯溫抱柱如生無不嗟歎

攸哈剌拔都歿陣 元史

攸哈剌拔都元太祖時鎮太原姦人夜獻太原東門于金蔣武仙仙引兵入哈剌拔都鏖戰仙兵大至諸將自城外呼曰攸哈

刺拔都汝當出哈刺拔都曰真定史天倪平陽李守忠隰州田
雄皆失守矣我又棄太原將何面目見主上及國王乎家屬任
公等所俘哈刺拔都誓與城同存亡遂歿于陣

耶律忒末死義

元史

耶律忒末契丹人父丑哥太祖時仕遼為都統遼亡不屈節夫
婦俱死焉金主憫其忠義授忒末都統明年金降將武仙復犯
真定史天澤潛師出藁城忒末與其妻石抹氏及家孥在真定
者皆陷焉仙遣其僕劉攬兒持書誘忒末子天祐曰汝能誅趙
州官吏以降當活汝父母仍授汝元帥不爾盡烹之忒末密令
攬兒語天祐曰仙賊狡猾汝所知也毋以我故墮其機竄以虧
忠節且忠孝難兩全汝能固守不失國家大計我視刀鋸甘如
蜜矣天祐慟哭承命馳至藁城以賊書示天澤天澤曰王陵之

事照耀史冊汝能遵父命忠誠許國功不在王陵下天祐乃趨
還趙壁率眾殊死戰仙怒盡終忒末家一十八人戰于樂城元
氏高邑栢鄉仙兵屢挫監軍張林密構仙黨啓關納賊天祐倉
皇巷戰手殺數十人身被十餘鎗斬關出復收散卒圍城丁亥
賊棄城走追至藁城會天澤兵夾擊殺林

張鐵槍不屈

元史

金驍將張鐵槍太祖時大將木華黎擒之責其不降厲聲答曰
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今事至此有死而已木華黎義之欲
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

鄭義兄弟戰敵

元史

鄭義初事太宗佩金符山東路都元帥兼景州軍民人匠長官
從伐金歲壬辰與敵戰于歸德死之弟德溫龍襄從攻徐州陷陣

而死

李守正裨瘡 元史

李守正自幼時嘗質於木華黎太宗時後為平陽守活俘虜甚衆以功授銀青崇祿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歲庚寅上黨晉陽合兵攻汾州將陷守正以義赴援衆寡不敵別遣老弱百人曳薪揚塵多張旗幟敵懼遂解去汾人持牛酒迎犒者道不絕且泣謝曰幸公完是州德甚大願奉是州以從關中兵屯吉州酋領楊鉄槍以數千人叛守正出兵擒之軒成據隰州守正往擊之中矢傷足及歸瘡甚會金人完顏合達攻平陽守正裨瘡戰歿

月里麻思被執不屈 元史

月里麻思憲宗時同阿木魯拔都兒克達魯花赤破南宿州使

宋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語之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母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宋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言辭慷慨不少屈宋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三十六年而逝世祖深悼之詔復其家以子忽都哈思為答刺罕日給糧食其家人忽都哈思自陳於帝曰臣願為國效死為父雪恥帝嘉納之授以上均州監戰萬戶

張好古戰死 元史

張好古字信甫少讀書善屬文器識宏遠勇而有謀父晉身權知東平府事憲宗時嚴忠濟承制以好古權其父軍戍宿州奏真授行軍千戶攻樊城身中流矢戰不少卻主將旌其功賞銀

百兩畧陽循秦興海門而還擊邵伯埭拔之從大軍攻鄂世祖中統元年還宿州忠濟命兼恩州刺史訪民瘼革吏弊立為條約未幾移戍蘄州李壇叛據濟南宋人攻蘄好古率兵迎擊力不敵死之時晉亨在濟南軍中聞之哭曰吾兒死得其所矣

邊居義自焚 元史

宋邊居義為都統守新城世祖遣伯顏督諸將攻之總制黃順縋城降伯顏遣順招居義不出總管李庭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居義自焚死

暗伯贈逃 元史

暗伯唐人弱冠入宿衛性嚴重剛果有大志嘗親迎于燉煌阻兵不得歸乃客居於于闐宗王阿魯忽之所世祖遣薛徹干等使阿魯忽以通好阿魯忽留使者數年弗遣暗伯悉以已馬駝

厚贖之令逃去薛徹干等得脫歸具以白世祖世祖稱歎久之既而命元帥不花帖木兒等征于闐暗伯乘間至行營見薛徹干於帳中薛徹干曰公之忠義已上聞矣

張立道精忠見賞 元史

張立道字顯卿以父任備宿衛世祖即位立道從北征未嘗去左右皇子忽哥赤封雲南王徃鎮其地詔以立道為王府文學立道勸王務農以厚民即署立道大理等處勸農官兼領屯田事佩銀符尋與侍郎官端甫使安南定歲貢之禮雲南三十七部都元帥寶合丁專制歲久有竊據之志忌忽哥赤來為王設宴置毒酒中且賂王相府官無泄其事立道聞之趨入見守門者拒之立道怒與爭王聞其聲使人召立道乃得入為王言之王引其手使探口中肉已腐矣是夕王薨寶合丁遂據王座使

人諷王妃索王印立道潛結義士得十三人約共討賊刺臂血
和金屑飲之推一人走京師告變事頗露寶合丁乃囚立道將
殺之人匠提舉張忠於立道為族兄結壯士夜劫諸獄出之共
亡至土蕃界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羅歡王傳別帖與告變人
俱來遂與立道俱還按寶合丁及王府官嘗受賂者皆伏誅有
旨召立道等入朝問王薨時狀帝聞立道言泣數行下歎歎久
之曰汝等為我家事甚勞苦於是賜立道金五十兩以旌其忠

韓因寸割 元史

韓因字可宗世祖時少習舉子業負氣不群盜據汝寧官軍討
之久不下會朝廷詔赦叛逆募可持詔入賊者即借以官因應
命乃借因以唐州叛官使馬賊渠魁其黨心搖道因止于外納
詔不讀詰問再三因答以恩宥寬大禍福所係甚切不聽乃縱

因歸報因出乘馬周賊屯大言曰汝輩好百姓何不出降歸田
里而甘從逆賊驅使耶眾愕眙相顧或以告賊渠渠追因責其
所言因極口肆詈賊怒寸割因

鞏彥暉不屈 元史

鞏彥暉世祖中統初將兵渡江次武昌宋援兵四集彥暉逆戰
有舟數十來挑戰彥暉逐之入湖中伏出圍彥暉數匝左右莫
能近彥暉矢盡短兵接身被重傷度不可免遂投水中敵授之
出載歸江州見宋官不屈問以事不對竟死

樊楫力戰 元史

樊楫進攻交趾陳日烜棄城走敢喃堡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正
月鎮南王攻敢喃堡破之日烜走入海中交人皆匿其粟而逃
張文虎餽餉不至二月天暑食且盡於是王命班師楫與烏馬

兒將舟師還為賊邀遮白藤江湖下楫舟膠賊舟大集矢下如雨力戰自卯至酉楫被創投水中賊鉤執毒殺之

趙良弼忠君愛友 元史

趙良弼字輔之世祖在潛藩召見占對稱旨憲宗崩世祖北還良弼凡五上言勸進曰今中外皆願大王早進正宸以安天下事勢如此豈容中止社稷安危間不容髮世祖嘉之既即位立陝西四川宣撫司復以廉希憲高挺為使副良弼為參議良弼先行謀諸斷事官八春曰今渾都海日夜思北歸細鄰遷延不即行當先遣使奉上旨促細鄰入朝劉太平速還京兆八春從其議至則細鄰果移營將入涇劉太平將趨六盤聞命乃止後渾都海果叛北歸良弼與汪惟正劉黑馬二宣撫決議執渾都海之黨元帥乞台不花迷立火者誅之希憲及挺慮有擅殺名

遣使入奏待罪良弼具密狀授使者言始遣捕一帥時止令囚以俟報臣竊以為張惶不便宜急誅之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司若上怒希憲等願使者即出此奏帝竟不問使者以奏白政府咸以良弼為長者陞參議陝西省事蜀人費寅以私憾誣廉希憲高挺在京兆有異志者九事以良弼為徵帝召良弼詰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釋會平李壇得王文統交通書益有疑二臣意切責良弼無所不至至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不少變帝意乃解

陶里吉思不屈 元史

陶里吉思性勇毅習武事尤篤於儒術築萬卷堂於私第日與諸儒討論經史成宗即位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請於帝願往平之及行且誓曰若不平定西北吾馬首不南大德元年夏遇敵

于伯牙思之地衆謂當俟大軍畢至與戰未晚闍里吉思曰大丈夫報國而待人耶即整衆鼓噪以進大敗之二年冬敵兵又至三戰三克闍里吉思乘勝逐北深入險地後騎不繼馬躓陷敵遂為所執敵誘使降不屈又欲以女妻之闍里吉思毅然曰我帝婿也非帝后面命而再娶可乎敵不敢逼帝嘗遣其家臣阿昔思特使敵境見於人衆中闍里吉思一見輒問兩宮安否次問嗣子何如言未畢左右即引其去明日遣使者還不復再竟不屈死焉

月魯不花遇倭見殺

元史

月魯不花字彥明受業于韓性先生為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江淞鄉闈中其選居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而果符其名人以為異順帝時登元統元年進士第轉資

善大夫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陞辭之日帝御嘉禧殿慰勞之且賜以上尊金幣皇太子亦書成德誠明四大字賜之月魯不花乃由海道趨紹興為政寬猛不頗詔進階一品為榮祿大夫既而除浙西肅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浙西僭王號度弗可與並處謂姪同壽曰吾家世受國恩恨不能刺賊以報國矧乃與賊同處邪今同壽具舟載妻子而匿身木櫃中蔽以藁秸脫走至慶元士誠部下察知之遣鐵騎百餘追至曹娥江不及而返俄改山南道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船甚衆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給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舟攫月魯不花令拜伏月魯不花罵曰吾朝廷重臣寧為賊拜邪遂遇害

汪澤民被害

元史

汪澤民順帝時遷集賢直學士未兩月即移書告老大學士和
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為遽去願少留以副
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嬉遊超然若忘世者
十五年勦黃賊陷徽州時澤民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江東
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明年長槍
軍瑣南班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
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鬪籌畫多澤民參決
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為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
遂遇害

王遜志投井元史

王遜志字文敏順帝時累遷僉漢中河西山北三道肅政廉訪

事拜監察御史劾詹事不爾英平章宜童皆逆臣子孫當屏諸
邇裔除太府少監出為江西廉訪副使召僉太常禮儀院事京城
不守公卿爭出降遜志獨家居衣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叛官王翼來
告曰新朝寬大不惟不死且仍與官盍出詣官自言狀遜志赫然斥
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為不義耶因戒其子曰汝謹繼吾宗即自
投井中死

董搏霄無血元史

董搏霄順帝時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
仍賜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請於總兵太尉紐
的該令搏霄依前詔從卜蘭奚同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屬老且
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
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至正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

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搏霄前猝而問曰汝爲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

王英不動元史

王英字邦傑順帝元統元年授海北海南同知宣慰使司事方賊起時英已致仕平章政事伯撒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投老必可以義激乃使迎致之英曰國事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橫槩精神飛動馳赴馬及賊平英功居多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

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其棺衾以葬將斂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先登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

劉天孚赴水元史

劉天孚丁母憂服除起知河中府視事始兩月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為亂舉兵至河中時事起不虞達魯花赤朵兒只趨晉寧告亂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度不能拒凡入遣人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日阿思罕縛柁河上欲縱火屠城同知府事鐵哥與河東廉訪副使明安答見事急且患城中人偪乃詣阿思罕軍阿思罕囚之而斂船濟兵兵既入城阿思罕以扼河渡鎖舟楫為天孚罪欲脅使附己方坐府治號令諸軍天孚佩刀直前衆道逼之不得進退謂幕僚王從善等曰吾

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吾何忍從之而負上恩
我且與其辱於何思罕之手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
河冰方堅天孚被所佩刀斫冰開北望為國語若祝謝者再拜
已脫衣帽岸游乃投水中阿思罕大怒藉其家郡人咸哀痛之

塔不台詬賊 元史

塔不台字彥暉為襄陽錄事司達魯花赤順帝元統元年進士
魏王軍汝亳塔不台來供餉王嗜酒輕戰備一夕賊劫王王臥
未能起為所執塔不台馳騎奪王亦為賊所得比明見賊酋王
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猶欲生乎賊復屈其拜塔不台拒
而詬之且與縛者角遂支解

卞琛罵賊 元史

卞琛世為農夫早游學京師得補國子生既而丁母憂治農于

家順帝至正十二年鄰郡盜起未幾來剽掠琛與從子小十府
史李仲亨等協謀統丁壯數百人擊賊丁壯皆民兵無弓矢之
備直以鉤鉏白鎗當賊賊矢雨集琛眾潰散被擒仲亨小十皆
死賊素知琛諭之曰汝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唾罵曰我國
子生也視汝逆賊真狗彘也吾寧義死不從賊生罵不止賊屢
脅不聽殺之

王士元父子死節 元史

王士元字堯佐知磁州順帝至正十七年賊復迫濬州州兵悉
潰散士元坐堂上顧其子致微使避賊曰吾守臣居此職也若
可逃生子侍立不忍去賊前問曰爾為誰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
強賊識我否賊欲縛士元士元奮拳毆賊賊怒并其子殺之

趙璉主僕俱死 元史

順帝時朝廷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中書參議趙璉參知政事璉方病水腫即輿疾而行既至分省鎮淮安又移鎮真州會張士誠為亂突起海濱陷泰州興化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命高郵知府李齊往招諭之士誠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從征討以自効遂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戈船趨濠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力疾捫佩刀上馬與賊鬪市衢賊圍璉邀至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在不赦今既宥爾誅戮又錫以名爵朝廷何負於汝乃既降復反邪汝棄信逆天滅不旋踵我執政大臣豈為汝賊輩屈乎即馳騎奮擊賊以槩撞璉墜地欲昇登其舟璉瞋目大罵遂死之其僕揚兒以身蔽璉亦俱死

孫撫死節

元史

孫撫字自謙順帝至正二年進士授濟寧路錄事張士誠據高郵叛或謂其有降意朝廷擇烏馬兒為使招諭士誠而用撫為輔行撫家居不知也中書借撫集賢待制給驛就其家起之撫強行抵高郵士誠不遜詔使撫等既入城反覆開諭士誠等皆竦然以聽已而拘之他室或日一饋食或間日一饋食欲以降撫撫唯詬斥而已乃令其黨捶撫肆其陵辱撫不郵也及士誠徙平江撫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將撫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浦四許誠赴鎮南王府約日進兵復高郵謀泄執撫訊問撫罵聲不絕竟為所害後賊中見失節者輒自相嗤曰此豈孫待制耶

盛昭罵賊

元史

盛昭字克明順帝時由儒學官累遷淮南行省照磨會詔使往

高郵不得達而還謬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首不虞其欺乃遣昭入高郵授所與張士誠官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昭語所從吏曰吾之止此有死而已既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昭以兵使出拒官軍昭叱曰吾奉命招諭汝拘留詔使罪不容斬又欲吾從汝為賊耶大罵不絕口賊怒先剗其臂肉而後磔之

楊乘自縊 元史

楊乘字文載順帝至正初為介休縣尹民饑散為盜乘立法招之使自新皆棄兵頓首願為良民其後累官工部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坐海寇掠漕糧舟免官寓居松江張士誠入平江其徒郭良弼董綬言乘于士誠士誠遣張經招乘乘曰良弼董綬皆名臣今已失節顧欲引我以濟其惡邪且讓經平日讀書云何經浼首不能對乘日與客痛飲竟日不言客問盍行乎乘以乘以

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尚何行之有經促其行愈急乘以整衣冠自經死年六十四

納速刺丁父子死節 元史

納速刺丁淮東宣慰司辟為掾順帝至正十年賊發真州納速刺丁以民兵往襲之獲賊四十二人已而泰州賊大起鎮南王府宣慰司請參議軍事納速刺丁建議築四城立外寨捷堤穿河泰州李二起行省移之捍高郵得勝湖賊船七十餘柁乘風而來即前擊之焚其二十餘船賊潰去李二失援遂降其黨張士誠殺李二復為亂戕叅政趙璉入據興化而水陸龍衣高郵屯兵東門納速刺丁以舟師會諸軍討之距三壩鎮賊眾猝至納速刺丁麾兵挫其鋒後賊鼓譟而前乃發火箭火鏃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賊繚船於背盡力來攻而阿速衛軍及真滁萬戶府

等官見賊勢熾皆遁走納速刺丁顧必死謂其子寶童海魯
丁西山驢曰汝輩可脫走寶童等不肯去遂皆死之

樊執敬罵賊 元史

樊執敬歷官授江浙行省叅知政事順帝至正十二年賊犯餘
杭執敬時已被命討賊海上至是事急不得舍去與平章政事
定定治事首中調兵出戰皆不利掾史蘇友龍素抗直有為進
言於執敬曰賊且至城內空虛無備奈何執敬曰吾淬礪戈矛
當殲賊以報國儻或不克有死而已何畏哉俄報賊已至執敬
遽上馬帥衆而出中塗與賊遇乃射死賊四人賊又逐之射死三
人已而賊來方盛填咽街巷且縱火衆皆潰去賊知其無援呼
執敬降執敬怒叱之曰逆賊守關更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
萬段何謂降耶乃奮刀斫賊因中槍而墮從僕田也先馳救之

亦中槍死

全普庵仗義死節 元史

全普庵撒里累授贛州路達魯花赤順帝至正十一年贛州盜
起即修築城壘旬月之間守禦之具軍備於是發公帑募勇士
得兵三千人日練習之皆可用屬邑有為賊所陷者往往遣兵
復之境内悉安十六年以功拜江西行省叅政分省於贛十八
年江西下流諸郡皆為陳友諒所據乃與總管哈海赤戮力同
守友諒遣其將幸文才率兵圍贛使人脅之降普庵撒里斬其
使日擐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義兵萬戶馬合某
沙欲舉城降賊普庵撒里不從遂自剄事聞朝廷贈謚曰傲哀
哈海赤守贛尤有功城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哈海赤謂之曰
與汝戰者我也爾賊毋殺贛民當速殺我耳遂見殺

周謝瀏陽雙節 元史

周鐘字以聲瀏陽州人順帝時由進士為四川儒學提舉便道還家時盜起湖南北郡縣皆陷瀏陽無城守盜至民皆驚竄鐘告其兄弟使速引自謂我受國恩脫不幸必死母為相累也賊至得鐘欲推以為主鐘唯矐目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殺之鐘同時有謝一魯字孟魯亦瀏陽人至元乙亥鄉貢進士嘗為石林書院山長賊陷潭州一魯奉親匿岩谷中官兵復郡邑亡者稍歸乃還理故業俄而賊復至生縛一魯一魯罵賊甚厲舉家咸遇害

明安達爾出關死節 元史

明安達爾順帝時為潛江縣達魯花赤率勇敢出擊淮漢賊擒其偽將劉萬戶進營蘆泚賊眾奄至出關死其家穢焉

劉畊孫忠及子弟 元史

劉畊孫字存吾順帝至正十五年轉寧國路推官歲饑勸富民發粟賑之活者萬計會長鎗瑣南班程述謝爾等攻寧國畊孫分守城西南日署府事夜率兵乘城固守江浙行省遣叅知政事吉尼哥兒來援至則兵已疲矣城恃有援不為備瑣南班知之夜四鼓引眾緣堞而上城遂陷畊孫力戰遇害弟燾孫以國學生下第授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燾孫為城守城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絕死之長子碩為武昌江夏縣魯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俞述祖罵賊不輟 元史

俞述祖字紹芳由翰林書寫出為沔陽府推官順帝至正十二年蘄黃賊迫州境述祖領民兵守綠水洪井力捍禦之兵力不

支沔陽城陷民兵悉潰述祖為賊所執械至其偽主徐壽輝所
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有子方五歲亦死

桂完澤決舅 元史

桂完澤者順帝時嘗從江西左丞李朵兒留京師得為平江路
管軍鎮撫為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昱嶺關行首遂假前官令
從征完澤勇于討賊凡再戰關下皆勝尋又與賊鬪為所執其
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反縛于樹臨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決
完澤呼曰金舅男子漢即死不可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
賊怒剖二人之腹而死

丑閻夫婦死節 元史

丑閻字時中蒙古氏累官知安陸府順帝至正十二年斬賊曾
法興犯安陸時丑閻募兵得數百人帥以拒賊敗賊前隊乘勝

追之而賊自他門入亟還兵則城中火起軍民潰亂計不可遏
乃歸服朝服出坐公堂賊脅以白刃丑閻猶喻以逆順一賊排
丑閻下使拜不屈且怒罵賊酋不忍害拘之明日又逼其從亂
丑閻疾叱曰吾守土臣寧從汝賊乎賊怒以刀斫丑閻左脇斷
而死賊憤其不降復以布囊囊其屍昇置其家丑閻妻侯氏出
大哭且列酒肉滿前渴者令飲酒饑者令食肉以紿賊之不防
已至夜自經死

彭庭堅立祠 元史

彭庭堅由進士累遷陞同知福建副都元帥鎮邵武順帝至正
十四年盜侵政和松溪江南行臺中丞吳鐸督軍建寧檄庭堅
至時鎮撫萬戶岳煥隸麾下煥素悍縱卒為暴庭堅欲繩以法
煥懼使部卒乘其不備詐為賊兵突入交鋒衆皆潰庭堅獨留

不去遂遇害死年四十三故吏張椿儒士夏志行江晃奉柩還崇安民哀泣如喪父母立祠像歲時祭禱數降靈響旁邑立祠亦如之

朶里不花闔門受害 元史

朶里不花字端甫拜江西平章政事招土寇金元祐復循梅惠三州之寇承制官其酋長俾治賊以給兵食又別規粟四千万輸送京師自是英肇欽連諸郡皆附且治兵由梅嶺以圖江西而元祐有異志託以鎮服其土遮道固留先是制書命劉巨海僉廣東元帥府事未發元祐竊取易其名私畀徃賊劉文遠誘與偕亂事覺文遠伏誅而元祐及其弟元泰子榮竄匿不獲俄榮率外賊突入奪符信殺官更變起倉卒衆莫能支朶里不花與叅政楊泰元等勒兵拒戰而賊來益衆朶里不花為鎗所中

創甚其子達蘭不花率麾下方與抗死之朶里不花遂被執擁至太平橋罵不絕口遂為賊殺其妻卜顏氏妾高麗氏在側不去皆大罵曰我平章遇爾父子厚矣爾父子何暴逆至此亦皆遇害其部將哈乞吳普顏阿刺不花歹不花等俱戰死

野峻台戰死 元史

野峻台順帝時轉黃州路總管湖廣既陷朝廷察其材升四川行省叅政命與平章咬住討賊咬住軍五千乃分銳卒八百更野峻台為前驅賊方據巴東縣攻拔之是時歸峽州皆為賊所守野峻台破賊江上斬溺無算已而歸峽平又進拔枝江松滋兩縣乘勝趨江陵賊出陣清水門鏖戰至夕賊退入城乃據其門竄咬住軍至黎明賊出戰三時頃咬住軍止百步外不救賊飛槍刺之遂死

陳君用中槍元史

陳君用字子材少負氣勇猛過人時兵起江淮由撫盱入閩閩
閩授君用南平縣尹給錢五萬緡俾募千兵君用散家財繼之
導守官軍復建陽浦城等縣以功授同知建寧路事順帝至正十
三年賊圍福州君用率兵往援大敗賊衆廉訪僉事郭興祖佩
君用明珠虎符使權同知副都元帥遂引兵踰北嶺至連江阻
水而陣君用曰今日不盡殺賊吾不復生還矣乃率壯士六十
人徒涉斬殺賊稍潰既而復合君用大呼轉戰中槍而死

卜理牙敦戰死元史

卜理牙敦北庭人累官至山南廉訪使治中興中興為江漢藩
屏卜理牙敦每按臨所部威惠翕然順帝至正十二年寇犯中
興卜理牙敦以兵與抗射賊多死賊稍退明日復擁衆來襲東

門卜理牙敦力與之戰被執不屈而死

上都剗死元史

上都順帝至正十二年為中興判官統兵擊賊既而東門失守
上都倉黃反鬪力屈賊執之使降上都入罵賊怒剗其腹剗其
肉而死

潮海等嘗賊而死元史

潮海扎剗台氏為靖安縣達魯花赤順帝至正十二年勦黃賊
起潮海與縣尹黃紹同集義兵為禦賊計未幾賊兵數萬由武
寧來寇紹赴行省求援潮海獨率衆與戰于象湖大破之乃起
進士胡斗元塗淵舒慶遠甘棠等謀畫而以勇士黃雲為前鋒
自二月至于八月戰屢捷擒賊將洪元帥而賊黨益盛黃雲戰
死我軍挫衄潮海遂被圍尋為賊所執殺于富州子民安圖襲

父職為本縣達魯花赤十三年帥眾敗走賊將復縣治十四年賊兵復至民安圖迎戰力竭賊執而曷之紹字仲先臨川人登至正八年進士第以求援出靖安而道阻絕遇官軍護紹得入龍興而龍興亦被圍其後圍解紹乃與民安圖招諭叛境過建昌之高坪遇賊紹與戰不勝正衣冠怒罵為賊所害斗元字元浩靖安人至正十年領江西鄉薦第一下第署繁溪書院山長賊至靖安掠斗元鄉里斗元以鄉兵擊敗之入縣治與潮海共圍戰守及潮海被執賊勸之使降斗元罵不屈乃以土埋其腰不死又縛置暗室斗元仆地以出逃入深山狂罵而死黃雲撫州人寓靖安素以勇捷稱每接戰獨以身當敵嘗為數十人所圍即奮身躍出至是身中數十鎗噴血罵賊而死

魏中立大罵

元中

魏中立字伯時順帝時歷官至陝西御史中丞遷守饒州賊既陷湖廣分攻州郡官軍多疲懦不能拒所在無賴子多乘間竊發不旬日眾輒數萬皆短衣草履齒木為杷削竹為槍截緋帛為巾襦彌野皆赤中立聞警即率丁壯分塞險要戒守備俄而賊至達魯花赤馬來出戰不能發一矢賊愈福中立以義兵擊卻之已而賊復合遂為所執以紅衣被其身中立叱之須髯盡張賊執歸蘄水欲屈其從已中立大罵不已遂被害

于大本痛詈偽主

元史

于大本順帝時為信州總管賊臨城大本以兵備禦賊首項甲破東門而入執大本至蘄水為俘獻偽主徐壽輝釋其縛界偽印一紐且命以官大本投印于地而指偽主痛詈之遂遇害

普顏不花不屈

元史

普顏不花字希古由進士累轉為中書叅知政事順帝至正十八年詔與治書侍御史李國鳳同經畧江南至建寧江西陳友諒遣鄧克明來寇而平章政事阿魯溫沙等皆夜遁國鳳時分鎮延平城陷遁去普顏不花曰我承制來此去將何之誓與此城同存亡耳命築各門甕城前後拒戰六十四日既而大敗賊衆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再轉知樞密院事平章山東行省守禦益都

大明兵壓境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而平章政事保保出降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為其主不屈死之

申榮自縊元史

申榮順帝時為山東行省平章守東昌榮見列郡皆降告其父曰人生世間不能全忠孝者兒也父曰何為榮曰城中兵少不敵戰則萬人之命由兒而廢但有一死報國耳遂自縊

拜住赴井元史

拜住字聞善順帝時以材累官至翰林國史院都事為太子司經兵至拜住謂家人曰吾始祖海藍伯封河東公者與太祖同事王可汗太祖取王可汗收諸部落吾祖引數十騎馳西北方太祖使人追問之曰昔者與皇帝同事王可汗王可汗今已滅欲為之報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吾心有所不忍故避之於遠地以沒吾生耳此吾祖之言也且吾祖生朔漠其言尚如此今吾生長中原讀書國學而可不知大義乎况吾上世受國厚恩至吾又食祿今其國破尚忍見之與其苟生不如死遂赴

并死其家人瘞之舍東悉以其書籍焚之為殉云

趙弘毅闔門死節 元史

趙弘毅字仁卿順帝時嘗受經於臨川吳澄始辟翰林書寫再轉為國史院編脩官調大樂署令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息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管勾與妻子訣曰今乘與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効尺寸力吾父母已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爾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亦縊死恭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嫗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嫗欲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

衣帶自縊

黃暉赴井 元史

黃暉字殷士除國子助教擢翰林待制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京城既破暉歎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為胄子師代言禁林今縱無我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赴井而死

栢帖穆爾夫婦死節 元史

栢帖穆爾字君壽至正中累遷為福建行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福州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大明以騎兵出杉關取邵武以舟師由海道趣閩奄至城下栢帖穆爾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樓上慷慨謂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且陷吾必死於是若等能吾從乎皆泣曰有死而已無他志也縊而死者六人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死則給

之曰汝稽顙拜佛庶保我無恙也甫拜即挈米囊厭之死乳媪抱其幼子旁立以泣栢帖穆爾熟視之歎曰父死國母死夫妾與女從父者也皆當死汝三歲兒於義何所從乎為宗祀計可也乃命媪抱匿旁近民舍而斂金珠舁之曰即有緩急可以此贖兒命有頃兵入城即舉燈自燃四圍窓火太發遂自焚死

迭里彌實自刎

元史

迭里彌實字子初畏吾氏性剛介事母至孝年四十猶不仕或問之曰吾不忍舍吾母以去也順帝時以宿衛年勞授行宣政院崇教三遷為漳州路達魯花赤居二年民甚安之時陳有定據全閩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總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與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

大明兵既取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款或以告迭里彌實仰天歎

曰吾不材位三品國恩厚矣其何以報乎報國恩者有死而已亡何吏走白招諭使者至請出城送之迭里彌實從容語之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詣廳事具公服北面再拜畢引斧斫其印文又大書手版曰大元臣子即入位端坐拔所佩刀割喉中以死既死猶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時郡民相聚哭庭中斂其屍葬東門外

獨步丁等死節

元史

獨步丁田田人舊進士順帝時累官僉廣東廉訪司事有呂復者為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皆閑居寓福州而復以行省命攝長樂縣尹福州既下獲獨步丁曰吾兄弟三人皆忝進士受國恩四十年今雖無官守然大節所在其可辱乎以石自繫其腰投并死復亦曰吾世食君祿今雖攝官君不以死報國則無以

見先人于地下引繩自經死獲獨步丁兄曰穆魯丁者官建康
曰海魯丁者官信州先是亦皆死國難云

朴賽因不花不屈元史

朴賽因不花累官出為嶺北行省右丞順帝至正二十四年甘肅行省以孛羅帖木兒矯弒皇后皇孫遣人白事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即欲署諭衆榜朴賽因不花持不可曰此大事何得輕信况非符驗公文卒不署榜既而果妄傳拜中書平章政事大明兵逼京師詔朴賽因不花以兵守順承門其所領兵僅數百羸卒而已乃嘆息謂左右曰國事至此吾但知與此門同存亡也城陷被執以見主將唯請速死不少屈主將命留營中終不屈殺之

張庸被殺元史

張庸字存中温州人性豪爽精太乙數會世亂以策干經畧使李國鳳承制授庸福建行省員外郎治兵杉關頃之計事赴京訴因進太乙數圖順帝喜之擢祕書少監皇太子立大撫軍院命庸團結房山遷同僉將作院事又除刑部尚書仍領團結會諸寨既降庸守駱駝谷遣從事段禎請援於擴廓帖木兒不報庸獨堅守拒戰衆將潰庸無去志已而寨民李世傑執庸出降以見主將庸不屈與禎同被殺

丁鄆不屈元史

丁好禮拜中書叅政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復起為中書平章政事尋以論議不合謝政去特封趙國公大明兵入京城或勉其謁大將好禮叱之曰我以小吏致位極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所欠惟一死耳後數日大將召

好禮不肯行昇至齊化門抗辭不屈而死是日中書叅知政事
郭庸亦昇至齊化門衆叱之拜庸曰臣各為其主死自吾分何
拜之有語不少屈而死

閔本一門自縊 元史

閔本字宗先順帝時詔授集賢侍講學士

大明兵薄京師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此吾知之久矣愧不
能立功補報敢愛六尺軀苟活哉程氏曰君能死忠我尚有愛
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再拜大書于屋壁曰元中奉大
夫集賢侍講學士閔本死遂俱縊焉二女長真真次女女兒本
死呼天號泣亦自縊於其傍

石抹宜孫忠孝不偷 元史

石抹宜孫順帝至正十八年

大明兵取蘭溪且逼婺而宜孫母實在婺城宜孫泣曰我莫重
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
無君無親尚可立天地間哉即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
而親率精銳為之殿兵至婺與

大明兵甫接即敗績而還時經畧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
孫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明年

大明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報復而所至
人心已散事不可復為嘆曰處州吾所守者也今吾勢已窮無
所於往不如還處州境死亦為處州鬼耳既還至處之慶元縣
為亂兵所害

余廷心立廟 元史

余闡字廷心順帝時守安慶城陷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

欽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

大明皇帝嘉廟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云

福壽死守 元史

福壽順帝時授長寧寺少卿出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時邊
泗俱已陷師久無功福壽至督戰甚急而上游賊勢甚洶湯福
壽乃議築石頭斷江面守禦有方衆恃以為固至正十五年遷
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先是集慶嘗有警阿魯灰以湖廣平章政
事將苗軍來援事平其軍鎮揚州而阿魯灰御軍無紀律苗蠻
素獷悍日事殺虜莫能治俄而苗軍殺阿魯灰以叛而集慶之
援遂絕及高郵廬和等州相繼淪陷而集慶勢益孤人心益震恐
且倉庫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於是民乃願為兵以自守福壽
因下令民多貧者皆助以糧餉激厲士衆為完守計朝廷知其

勞數賞賚焉十六年三月

大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
出入而城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
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為國家重臣城
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達魯花赤達尼達思見其獨坐若
有所為者從問所決留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不知
所在

達識帖睦爾禁錮而死 元史

達識帖睦爾字九成順帝時為江浙行省丞相以揚完者為江
西行省叅政至是遂陞右丞而苗軍素無紀律肆為鈔掠所過
蕩然無遺達識帖睦爾方倚完者以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矜
日肆而不可制至正十七年張士誠寇嘉興屢為完者所敗

士誠乃遣蠻子海牙以書詐降蠻子海牙嘗為南行臺御史中丞以軍結水寨屯采石為大明兵所敗因走歸士誠故士誠使之來而書詞多不避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爾不可曰我昔在淮南嘗招安士誠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完者固勸乃許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爾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識帖睦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以為請達識帖睦爾雖外為正詞然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士誠兵遂據杭州十九年朝廷因授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士信乃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城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來徵糧士誠運米十餘萬石達京師方面之權悉歸張氏達識帖

睦爾徒存虛名而已俄而士誠令其部屬自頌功德必欲求王爵達識帖睦爾請左右曰我奉制居此徒藉口舌以取此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遣使不為其所脇但我今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舍垢以從之耳乃為具文書聞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闕立官屬時魯蘭帖木兒為江浙行省右丞真保為左右司郎中二人諂事士誠多受金帛數媒孽達識帖睦爾之短以故張氏遂有不測之勢二十四年士信乃使王晟等面數達識帖睦爾過失勸其移咨省院自陳老病願退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即逼取其諸所掌符印而自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徙達識帖睦爾居嘉興事聞朝廷即以士信為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至嘉興士信峻其垣墻錮其門闕所以防禁之者甚嚴達識帖睦

通皆不以為意日對妻毒飲酒放歌自若後聞普化帖木兒大
夫死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
死張士誠乃使載其柩及妻孥返于京師

普化帖木兒死節 元史

普化帖木兒順帝時為行臺御史大夫時張士誠令有司公牘
皆書稱吳王令旨又諷行臺為請實授于朝普化帖木兒皆不
從至是既拘達識帖睦爾即使人至紹興從普化帖木兒索行
臺印章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
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
二章乃仰藥而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誅我亡也

秦不華 元史

秦不華字無善及進士第授集賢脩撰累至御史大夫順帝至

正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為蔡亂頭王伏之讐逼遂入海為
亂劫掠漕運糧執海道千戶德流于實事聞詔江浙叅政朵兒
只班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行焚舟將遁官
軍自相驚潰朵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
之國珍兄弟皆授之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暴橫九年詔秦不
華察實以聞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尋除江東廉訪使
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已而出為都水庸田使十
年十二月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十一年二月詔孛羅帖
木兒為江浙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以秦不華諗知賊情狀遷
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于温州使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溫
秦不華縱火筏焚之一夕遁去既而孛羅帖木兒密與秦不華
約以六月乙未合兵進討孛羅帖木兒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間

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李
羅帖木兒被執反為國珍飾辭上聞泰不華聞之痛憤輟食數
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適等至黃岩招之國珍
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樓是夕中秋月明泰不華欲命
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適適夜過泰不華密以事白之達識帖
木適曰我受詔招降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泰不華親至海
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國珍兄弟復授官有差既而遷泰
不華台州路達魯花赤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
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泰不華自分以死報國發兵
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
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
泰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

示約信使之來歸國
入州港犯馬鞍諸山
所學今守海隅賊甫

招徠又復為變君輩助我擊之其死則汝眾功也不克則我盡
死以報國耳衆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
其可降狀泰不華率部衆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
垂與國珍遇呼仲達中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
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槳
來刺輒斫折之賊群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華噴自叱之脫
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槳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
海中年四十九時十二年三月庚子也僮名抱琴友臨海尉李
輔德千戶赤蓋義士張君壁皆死之泰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
沉太平為臺臣劾去相位泰不華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
止勿以我累公泰不華曰士為知己死寧畏禍耶後雖為時相
擯斥人莫不避之善篆隸溫潤道勁嘗重類復古編十卷攷正

訛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郭嘉力戰元史

郭嘉字元禮順帝時登進士第擢禮部員外郎至正十八年寇陷上京嘉聞之躬率義兵出禦既而遼陽陷嘉將衆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號隊五百餘人給言官軍嘉疑其詐俄果脫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兩隊而夾攻之生擒賊數百死者無算嘉見賊勢日熾孤城無援乃集同官議攻守之計衆皆失措嘉曰吾計決矣因竭家所有衣服財物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勲王室今之盡忠吾分內事也况身守此土當生死以之餘不足恤兼頃之賊至圍城亘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嘉挽弓射呼者中其左頰墮馬死賊稍引退嘉遂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

石普力戰俱死元史

石普字元周順帝至正五年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淮東西盜起朝廷方用兵普以將畧稱同僉樞密院事董鑰嘗薦其材會丞相脫脫討徐州以普從行徐平錄功遷兵部主事尋陞樞密院都事從樞密院官守淮安時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面陳破賊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如騎兵卒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普請先驅為天下忠義倡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而汝中栢者方用事陰沮之減其軍半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行次范水砦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由是諸將疾普功水陸進兵

乘勝拔十餘砦斬賊數百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趨城東備水戰一為奇兵虞後一普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關門賊思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按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扞蒙古軍惟怯即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為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軍亂賊乘之普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曰大丈夫當為國死有不進前者斬奮擊直入賊陣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援絕被創墜馬復步戰數合賊益至賊指曰此必頭目不可使逸須生致之普叱曰死賊奴我即石都事何云頭目左脅為賊鎗所中猶手握其鎗斫賊死賊眾攢鎗以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俱死之

星吉死節

元史

星吉字吉甫順帝時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百萬眾皆欲走星吉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為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眾爭赴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白馬灣賊敗走分兵躡之抵白渚賊窮急回拒官軍官軍乘勝奮擊賊盡殫擒其渠魁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眾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

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而薄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為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聞遽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淞亦多故卒無繼援之者日久糧益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蓋因糧以圖再舉乎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衆莫敢復言有頃賊乘大船四集來攻我軍取兼葦紮為大筏塞上下流火之我軍力戰衆死且盡星吉之從子伯不華與親兵數十人死之星吉猶堅坐不動賊發矢射星吉乃昏仆賊素聞星吉名不忍害昇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饋以食星吉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年五十七星吉為人公廉明決及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

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衆得人死力云

道童戰賊被殺元史

道童自號石巖順帝時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加太司徒開府至正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復攻江西城時火你赤已陞平章政事加營國公行便宜事任專兵柄而素與道童不相能且貪忍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棄城退保撫州路欲集諸縣義兵以圖克復而勢已不可為因嘆曰我為元朝大臣官至極品今城陷不守尚何面目復見人乎適賊追者至道童欲迎敵渡水未登岸賊衆乘之遂為所害事聞賜諡忠烈

慶童出奔被殺元史

慶童字明德順帝時為江浙行省平章繼而苗軍帥楊完者以其軍守杭城丞相達識帖睦爾既承制授完者江浙行省右丞

而完者益以功自驕因求娶慶童女慶童初不許時苗軍勢甚
張達識帖睦爾方倚以為重強為主婚慶童不得已女與之明
年出鎮海寧州距杭百里地瀕海饒瘠民甚貧居二年盜息而
民阜至正十八年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賜以御衣上尊時南
行臺治紹興所轄諸道皆阻絕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郡則制
於方國珍其西杭蘇諸郡則據於張士誠憲臺綱紀不復可振
徒存空名而已二十年召還朝慶童乃由海道趨京師拜中書
平章政事俄有譖其子剛僧私通官人者帝怒殺之慶童因鞅
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久之日飲酒以自遣二十五年詔拜陝西
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童至則御之以禮待之以
和居三年關陝用寧召還京師二十八年七月
大明兵逼京城帝與皇太子及六宮至於宰臣近戚皆北奔而

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中書左丞相以輔之八月二
日京城破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殺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四

臣門

忠勇

臨敵忘身勇於戰者

李當戶擊媽不遜史記

李當戶前將軍廣之子也漢景帝時為郎天子與韓媽戲媽少不遜當戶擊媽走於是天子以為勇

許褚心動魏志

許褚有勇力漢獻帝末丞相曹操拜都尉引入宿衛時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

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操益親信之不離左右

嵇紹捍衛晉書

嵇紹字延祖惠帝時齊王冏以為左司馬旬日冏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趣前拔箭於此得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請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車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袁粲平賊南史

袁粲字景倩宋廢帝時為中書監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

袁粲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兵難急賊已逼而眾情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袁粲慨謂諸將帥曰元賊已逼而眾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珍事寧授中書監

桓康負擔南史

桓康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為軍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繫眾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然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旅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虐者寫形帖着牀壁無不立愈桓康後除襄賁

令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事丁巳平除員外郎
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
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高
帝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旦王敬則將帝首
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隨高帝入宮高帝
鎮東府除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

洛兒奉帝 北史

王洛兒魏明元在東宮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謹憲未嘗有過明
元嘗獵于澤南水陷沒馬洛兒投水奉明元出殆將凍死帝解
衣賜之自是恩寵日隆明元即位拜散騎常侍爵新息公

陳建以身捍賊 北史

陳建魏太武時以善騎射擢為三郎遷下大夫內行長太武帝

討山胡白龍輕之軍將騎數十每自登山白龍伏壯士出不意
帝墜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奮擊殺數人被十餘瘡帝壯之
賜別戶二十出為幽州刺史假秦郡公

拓拔齊以身敵帝 北史

河間公齊後魏烈帝之玄孫也小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昌太
武馬蹶賊逼帝齊以身敵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
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
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囚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
之繫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

王雅奮擊 北史

王雅字度容魏明帝初除汾州刺史少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
善騎射周文聞其名召入軍以功賜爵居庸縣子從禽嘗奉於

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常
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以順討逆豈計衆寡大丈夫不
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擐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壯之又從
戰芒山時大軍失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
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
身悉是膽也

崔巨倫節義 北史

崔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魏明帝時叔
楷為殷州巨倫仍為長史以道別將在州陷賊歛恤存亡為賊
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為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
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
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悔獲免結死十夜中南走逢賊

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受救
而行賊執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得馬
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北討初楷
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財
以歸莊帝即位除東濮陽太守

李崇挺刃 北史

李崇隋文帝時為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
懼其威略爭來內附後突厥大為侵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
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于沙城突厥圍之死亡略盡突厥降
之謂曰降者封為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
萬死今効命以謝國家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
道此意也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沒於陣